

光影蛹生覓知音一 江永生老師國樂口述歷史 1970 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（十）

文 / 萬智懿 圖 / 江永生 訪談時間 / 2023 年 03 月 02 日 15:30-17:30

1970 年代臺灣的國樂發展已邁入專業教育時期，國樂專業科班教育無疑是推動國樂發展的重要推手，促成其後職業國樂團的相繼成立；爾後國樂發展可謂一日千里，無論學術研究、教學、演奏皆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。回望 1970 年代專業教育發展的這段時期，從「無」到「有」，以「筭路藍縷」一語形容，實一點也不為過。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（下稱成大）外國語文學系的江永生老師即參與了這段歷史，他曾義務擔任《中華樂訊》雜誌社總編輯 5 年有餘，



江永生老師自拍照，攝於 2022 年



與董榕森老師合影，攝於 1976 年

為國樂史留下了珍貴紀錄；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數本簫笛的著作，至今仍為學習簫笛者之入門寶典。江老師 28 歲即獲董榕森先生提拔，受聘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（下稱藝專）國樂科；在校期間曾兼夜間部的教務組長、學務組長及教務處出版組長，由於做事謹慎細心，歷經六任校長，皆深受倚重。熟識江老師的人都知道，他喜愛攝影，精熟於影音剪輯；在國樂圈中更是少數熟稔出版業者，與溫柔賢淑的江師母曾柔媛女士，并肩經營生韻出版社，協助無數音樂藝術類教師出版其升等及教學著作。透過江永生老師的國樂口述歷史，打開了我們對國樂發展的刻板印象，原來在創作與演奏之外，國樂隨著不同時期的現況需求，衍生出許多周邊課程及相關產業，都值得我們探究。

江老師：妳問我為什麼要做出版社？因為當時的學術環境有這個需要，生韻出版社除了出版一般書譜、有聲出版品外，還協助出版老師們的升等及教學著作，現在學校教師升等的管道很多元，學校有出版委員會，還有學報，都可以升等發表，但是早期還沒有。生韻出版社的地址就在現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對面的「和平大苑」，那個時候申辦出版和營業登記證很麻煩，一般住宅的房子是不能申辦的，房東也不願意讓你租屋設立營業登記。後又因為都市更新，出版社必須遷離，所以曾變更地址到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，由於「都更」拖延太久，加上電腦普及，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停業。從 1981 年設立到 2010 年停業，近 30 年協助了許多音樂、藝術領域的教師出版升等及教學著作，例如：李淑德、董榕森、陳裕剛、陳勝田、蔡永文、麥韻篁、魏德棟、施清介、莊國年……。不過，出版業其實不是那麼好做，所以「中國音樂書房」，還有李兆星老師的「學藝出版社」，他們都曾做出極大的貢獻！

1 《中華樂訊》發行時間自 1975 年 12 月 1 日至 1981 年元月 1 日止共 73 期，在第一期以前，有一份免費贈閱的創刊號，於 1975 年 11 月 12 日發行。
2 《橫笛入門》（1972）、《洞簫彙編》（1973）、《簫笛曲集》（1978）、《中國簫笛藝術》（1978）、《簫韻藝術論》（1978）、《律笛音樂的探討：音色處理與聲韻技巧研究》（1985）。其他著作還有《中國音樂影音錄製之探討》（1998）及《視聽軟體蒐集管理》（1998）。
3 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總計服務 42 年，自 1975 年 7 月 15 日至 2011 年退休，退休後又繼續在校兼任至 2017 年。
4 朱尊誼、張志良、凌嵩郎、王銘顯、黃光男及謝顯丞 6 位校長。



江永生老師的部分著作

學習國樂的經歷

我從小住在苗栗鄉下的深山裡面，鄰居有人吹笛子，大概是耳濡目染吧，我從小就喜歡簫笛。客家人都稱笛子為簫，笛子是「橫簫」，洞簫是「直簫」。我的姐姐大我 6 歲，她小學參加鼓笛隊是吹笛子，我經常拿姐姐的笛子吹來玩。在我讀大河國小 5、6 年級時，有一次到獅頭山去遠足，我就買了一支簫，很自然我就學會吹了。初中、高中我參加的是合唱團，高中時音樂課，每個人都要學笛子，老師評量我們音樂課程的標準，除了歌唱外就是吹笛子。後來我考上成大，就報名參加國樂社，一開始我也是吹笛子，但因為當時成大已有香港僑生劉振凱，笛子吹得很好，所以從大二開始為了配合學校演出的需要，我就改練新笛。

出版簫笛教材

我從大二開始負責吹管組的教學，我們是師徒制，我從大二教到大四。那時候因為找不到什麼好的教材，只有僑生帶來一本劉敏的《怎樣吹笛子》，我就參考他那本教材，編了吹管組的講義。當時坊間好像只有高子銘的《現代國樂》，還有劉毅志前輩出了一本《國樂津梁》，書裡有講到一點笛子的教學。所以我就自己寫了一些笛子基礎的練習曲，發聲方法：h（呼，喉音）、p（欸，唇音）、t（吐，舌尖音）、k（咕，舌根音），確立笛子吹奏發音的方式及笛子的基本功。當時臺南街上有間很有名的樂器行——福鳴齋，老板看到我編的講義就說：「你這個講義很好，臺灣都沒有笛子的書，這可以出版。」所以 1972 年退伍後，我陸續出版了《橫笛入門》及《洞簫彙編》，這些書直到現在都還有人使用，所以一直有再版。我一退伍就進入中廣國樂團，在團裡吹新笛，那時陳勝田吹梆笛、劉炬涓吹曲笛，我在「中廣」3 年，直到進入藝專國樂科。因為出版簫笛的書譜，我接觸到印刷出版業。早年因為還沒有電腦，樂譜裡面的一些符號，例如阿拉伯數字 12345670，我就用中打機來打，打字機下面有鉛字盤，4 號字、5 號字這樣一個字、一個字的敲打。鉛字有中打及鉛印活字兩種，它的鑄字銅模都是一樣 2 英寸見方的凹字銅模，為了國樂譜特殊符號，還自行協助開發銅模鑄鉛字，臨時發現找不著的字型或符號，也只好用製圖針筆來手繪；使用的工具都是一流的。現在幾乎完全使用電腦桌機作業，但是有些東西還是要用傳統的工具和方法，較為得心應手。

進入藝專任教

1975 年我進藝專國樂科當助教，本來應該 8 月 1 日報到，為了教育部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委託國樂科辦理為期 10 天的暑期教師國樂研習營，所以我提早半個月報到協助。當時真的是很克難，教師國樂研習營是在矮房子的大教室分組，我們的學生沒有琴房練主修，後來是音樂科借給我們幾間琴房，國樂科大樓是成科 9 年後破土興建的。雖然那時國樂科已成立 4 年，但仍在宏圖將展之際，許多看似交辦的事，其實都是主動提出計畫，然後等待計畫通過才能進行，例如 1975 年 7 月國樂科奉教育部指定編訂國民中、小學國樂基本教材，印發各校使用，這就是董老師的高瞻遠矚，我一入校就參與了這個計劃。董老師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，是一切事業的根本，教育中又以國民教育為最重要的基礎，再與高等教育及社會教育相結合才能收實質功效。這些都記載在《中華樂訊》的「樂訊專欄」中，就相當於「社論」。董老師是《中華樂訊》的社長，當時社論幾乎都是出自他的手筆。另外有個「少年樂府」陳大哥講國樂，其實就是副社長陳裕剛寫的。

升了講師後，我開始教課，早年夜間部學生是沒有個別主修課的，只有日間部學生有，夜間部上的是分組主修課，差不多 10 個人一組上課。我除了教笛子主修課以外，在系上教過的理論課程有「中國樂藝」，就是「國樂概論」，這原本是董老師上的課。我還教過「音樂概論」，我們現在稱為「基礎樂理」，教過「樂器與音響實習」，後來分開為「樂器學」與「音響學」。另外我在輔仁大學音樂系兼任 24 年直到 2016 年，教過「中國音樂史」、「國樂概論」及「傳統音樂概論」三門課。也曾在華夏科技大學兼任近 10 年，教「藝術概論」與「音樂欣賞」直到 2015 年。「音響學」是一門開放全校選修的課，我 2011 年退休以後，又再兼課到 2017 年，所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（下稱臺藝大）的「音響學」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一門課。也因為除音響理論基礎外，我教如何使用器材，怎麼樣製作音頻、視頻，所以學校的音像記錄，也都是我在做。我也帶著學生把系上（臺藝大國樂系）早年演出的類比（analog）音像紀錄都數位（digital）化。

國樂相關的週邊產業

因為我對印刷比較有研究，我曾幫學校做過藝術展，包括拍攝，整個文案都是我做的。系上也曾介紹我承包教育部社教司的藝術教育活動，如音樂、舞蹈、戲劇展演所有的海報、節目冊都由我編審。我還幫忙國防部印製廠做海報的整個形式設計、發包，編審他們的節目內容，早年還有入場票券。我在藝專曾做了好多年，後來都改由發包給外面廠商做了。

除了夫人的生韻出版社，我另外還登記了生韻有聲出版社，出版社裡面有個小型錄音室，曾錄製過陳慶文、陳中申、黃好吟、李泗滄、施清介、周慧嫻和我本人的有聲卡帶。還曾幫吳榮燦、蔡永文及多位學生音樂會親自去錄製音像，我的效率很高，通常在最短時間就可以完成剪輯後製給對方。2017 年我在 youtube 上設立了一個音樂頻道，名叫「jdxart 光影知音」，公開的影音大概有將近 3000 個，用照片跟影片混搭，有時候是純照片，有時候是純影片，有時照片、影片混搭成一個影音，網址：Jdx Art，這已成為我退休後生活的重心。

後記

江永生老師退休後的生活可說是自成一派淨土，他的生活重心都在「jdxart 光影知音」。若問江老師仍玩國樂否？當然！江老師是成大校友國樂學會的榮譽顧問（榮譽理事長是鄭德淵），他定期參加成大校友國樂團每月一次的團練，地點就在苗栗縣頭份市文鶴出版社的書庫庫房。成大國樂社自 1952 年 10 月成立至今已超過 70 年，2021 年才辦過盛大的 70 週年慶，老中青三代 160 餘人同臺。在這個大家庭中，江老師在雲端與現居新加坡的成大國樂社校友林俊茂互結為知音，林俊茂常為江老師的視頻賦詩點題，為影片增色不少。江老師希望透過 jdxart 光影知音網站，透過他親拍的照片，精選的樂曲，結識更多的知音。



中廣巡演生活合照，攝於 1973 年

就讀大河國小三年級時的江永生老師